

刊叢藝文代現

二之輯二

人狂的亞來馬

著 格威禧.S

譯 元 占 陳

行發社版出進改

現代文藝叢刊

二之輯二

馬來亞的狂人

著 格威宿·S

譯 元占陳

改進出版發行

版初月七年十三國民華中

有所權版

者行發
社 版 出 進 改
街溝撫安永
路山山中汀長
路山縣沙

者刷印
社 版 出 進 改
者售經
店書大地各

刊叢藝文代現

二之輯二

來馬
人狂的亞

著格威褚·S

譯元占陳

角九價實

費郵加酌埠外

褚威格及其作品(代序)

羅曼羅蘭

詩人，而且在少年時代已經成名的詩人，論文家，批評家，戲劇家，小說家，士提芬·褚威格在各種部門都致力過，而且都蔚然成家。

他的藝術家的人格最觸目的特點是求知的熱情，是沒有休止和永不緩和的好奇心，是這種什麼生活都要看見，都要知道，都要生活的衝動，這種衝動使他成爲一個熱切的

旅客，而且永遠在旅行中，踏遍文明的種種國土，觀察着和記錄着，在過路的旅店裏面寫他的最親切的作品，遍讀各種書籍，到處搜羅名人手跡（在建築條陳着莫薩（Mozart）的故城（譯者按：即薩爾滋堡Salzburg）那個峻峭的丘陵之上他的美好的住所裏面，他藏有不少罕見的手跡），如火如荼地發掘着偉大人物的祕密，偉大熱情的祕密，偉大創造的祕密，他們所不肯爲俗人道的，他們所沒有承認的，——天才的冒昧和虔敬的愛人，他強迫天才說出他的祕奧，可是爲了要更懂得去愛他，——握有佛洛依德（S. Freud）的犀厲的鎖鑰的詩人（他是佛氏的崇拜者和早年的朋友，他把他的最重要的批評的著作：「與惡魔的搏鬥」，獻給佛氏），——靈魂的獵人。但是他所獵取的靈魂是活生生的，他沒有把它們傷害。以輕巧的腳步，他在森林的邊緣逡巡着；而且，一面翻閱着一本美好的作品，心在跳動，他傾聽着，他窺候着，鼓翅了的樹葉，歸巢的野獸；而他的生命是與森林的生命混合在一起的：

據說同情心是知識的鎖鑰。這句話在褚威格是對的。但反過來說也是對的：知識是同情心的鎖鑰。他藉智力而生愛。他藉情意而理解。而二者之混融在一起使那種在他身上的心理上熾烈的好奇心，好像在他的中篇小說之一（譯者按：即「馬來亞的狂人」）的主人翁一樣，有着肉體上的熱情的所有特點。

我們會說，他渴望着情智的混合有如渴望那些溶解的時辰，那種使他心裏不安的生機的本能與精神的對立，在那些時辰得到解決了。

我們也許不致犯很大的錯誤，可以說這種曖昧的見解，這種矛盾的錯謬又是憂煩的需要，是他的最重要的論文集或短篇小說集所以如是湊集的中心的動機，主要的理由。

士提芬·緒威格在藝術上主要的特點正在於能重視不單是一個短篇小說集的結構，可是他也重視一個論文集或一個短篇小說集的結構，每本書都是一個諧和，用各種準確和細緻的藝術計算好并寫出來的。在我們這個愛好自然的或有意或不連貫，臨時的作品及七搭八湊的印象記的時代，這是最例外沒有的了。這種高尚和細膩的音樂感覺，當代亂陶陶的耳朵所沒有充分注意到的，是我在緒威格的作品裏面所最心愛的東西。我要把這一個特色敘明白一下。

他的每本著作是有如一篇交響樂，有一個選擇好的音質，並且有幾個段落。他的作品別爲若干組：每組是有如一座多層屏風，每本書爲一扉，與正中的扉頁連接。

在批評方面，直至現在，他的兩本主要的書是：「三大師」(Drei Meister)，一九一零年作，和「與惡魔的搏鬥」(Der Kampf mit dem Dämon)，一九一五年作。兩本書都是一種精神的分類(Typologie des Geistes)之十部。第一本是「小說家心理學」(巴

爾扎克，狄更斯，陀斯託意哀夫斯基），那個出類拔萃的小說家，「那個創造出他的整個宇宙，他固有的世界，及這世界的類別及它的固有的宇宙吸引力的法則的小說家……」

第二本（霍爾德林 Holderlin，克拉斯脫 Kleist，尼采）是那種 Dreiklang，與永恆的不安搏鬥的三個創造的精神的華格納風的和音。爲了更易於說明這種和音，褚威格，在他的序文裏面，把哥德的古典的完美的和音與之比較。在哥德，「與惡魔的搏鬥」是全部生活最重要的問題，而他以絕對的，難和解的，無展緩的勝利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但褚威格却沒有左袒這兩種和音之一，否認別一種和音的正當，或否認它的諧和的光彩。一種和音更顯出別種和音的價值。美的東西都是正確的，都是健全的。偉大的交響樂是所

有分配得宜的和音之諧和所造成的。

他的短篇小說，在今日，包含着三個瑰美的集子，每個集子都以一個主題爲中心；每個集子之前，好像一篇序曲似的，都有一首變調鏗鏘的十四行詩，指出這個集子的本質。

第一個集子：(Erstes Erlebnis)「人生的初次經歷」，「兒童國的四個故事」(Vier Geschichten aus Kinderland)(一九一一年)——獻給愛倫·凱(Ellen Key)的——有着黎明之溫柔的沈鬱和憂煩的等待……

”O sasse Angst der Ersten Dämmerungen...”(1)

第三個集子：Amok（馬萊亞的狂人）（一九二二年），獻給佛蘭示·馬撒萊（Frans Masereel），「藝術家和拳友」的，是熱情的地獄（Unterwelt der Leidenschaftan）。那主要的存在物，那被掩蔽着的生命，在這地獄的底層被深淵的火焰燃燒得捲縮起來，可是也被它照明了...

「燃燒罷！可是如果你燃燒着的話，你將在你的深淵裏面認識世界。在神祕首先發生效力的地方，生命才開始...」

”Erst wo Geheimnis wirkt, beginnt das Leben...”(1)

第三個集子：（感情的紊亂）Verwirrung der Gefühle（一九二七年），更為艱辟近裏，

”... in das dornendichte

Gestrupp des Herzens, Wirnis des Gefühls, ...”(1)

描寫那些或是暫時，或是永遠為打擊所破壞的靈魂，它們在垂危之頃，吐出它們的祕密。我承認我比較喜歡這本書。我覺得這本書和「與惡魔的搏鬥」，是格威格的最强有力的作品。最悲慘的作品。最近人性的作品。——可是不能作為他的靈棺論定。因為我認識

這位思想家的源源不絕的文思，他隨筆添加他的經驗的寶藏，他的生命的儲備，而且永遠醒覺永無休止的運用他的創作的活動，絕不感覺滿足，自然也知道成名之可貴，并且曉得尋求快樂，但是沒有幻想，從沒有過對窮困，律已很嚴，看得更遠，看得更高。對於他的未來給我們準備好的他的不斷的長遠和寬偉大的作品，我們讓他去負責好了；但是我們且贊賞現實吧！對於他的已經寫出來的作品，我在他的第三個小說集裏，特別提出「一個婦人的生活二十四小時」，和「一個心的毀壞」。這兩個短篇小說可以列於現代生活的，永恆的人類的最清明的悲劇之林。「馬來亞的狂人」，以它瘋狂與醜陋，熱情，和馬來亞的瘋狂的氣息，也歸入這一類的作品。

我不想分析荷威格的作品。我不喜歡使自己代替讀者。當我年青的時候，我對於像薩爾賽（Salazar）的演說員非常生氣，他依照當日的時勢，嚴厲的批評他的時局，攔住了最瑰麗的古典劇本的上場。我在心裏對他高嚷道：「給我從我的太陽滾開！……」要在這一切對於藝術作品的詮釋裏面達到一種樂觀，此人定非僑君子不為。作品放在那裏。噫它吧！叫它吧！讓讀者從作品得到一個毫無混雜的直接的形象罷！預先便不要會一件藝術作品，這是對它的一種傷害！

因此，我更在這裏使讀者認識的不是作品，而是創造了這個作品的思想家的氛圍，

使讀者隱約見到他的豪爽的熱心，他的從基層直到頂點，在它的森林裏面，在它的巋積裏面，在它的牢穴裏面，和在它的高原之上，遍歷人的靈魂，想整個洞識人的靈魂之游牧的熱情。他喜愛人的靈魂之形形色色的表現。什麼也沒有被委棄於他的貪婪的同情心之外。但是這種同情心却較喜歡趨就更多的生命，趨就創造之火的洪流。

在「與惡魔的搏鬥」的那篇有深意的序文裏面，褚威格讚頌憂慮的惡魔所折磨和下列種的那些人，為瘋狂的犁頭所耕耘過，和身上佈滿了收穫物的天才，——他指出把他們認為病理的徵象之錯誤。「在不事生產的人，」他說，「病態的這個字才有意義。」在任何非正常的東西是一種力量，一個創造的源流的地方，它不是正常的，它是超正常的，好像那些狂風暴雨，它們是自然的瘋狂的行爲，自然的發作的頂點，和也許是它的最高的表現，大刀闊斧，劈擊在大堆的殘廢物之上的變革，森林裏面的道路——自然的季節。一個跟着一個，在那前面前進的新的路綫。

在人的紊亂之外，在人之以外，我在士提芬·褚威格的作品裏面感覺到自然的精神和它的變革，破壞和創造的永恆力量，像他所說的，「這種在一切價值之上的價值，這種在我們的過切感傷之出的感覺。」

我相信他日後的進程，他的藝術的發展，會以一些由詩的太陽之溫暖的光輝與科學分析的謹嚴結合起來的作品，指出他眷戀着這地的精神。

(一) 此句譯文在對上一句內。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二) 「在心的稠密的荆棘裏面，情感的紊亂……」

一九二二年三月，在拿不勒斯港內，在一條巨大的海輪卸貨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奇異的事件，關於這個事件，報章刊載了大量的新聞，但也有不少穿鑿附會的地方。雖說是大洋洲——上述那條海輪的名字——的搭客，我也跟別的人一樣，沒有目睹這回不經見的事件的機會，因為這回事件發生在夜裏，在輪船添加燃料和起卸貨物的當兒，而我們爲了避開這些喧鬧起見，都登陸在咖啡店或在劇場裏而消磨時間去了。可是，據我看來，在當日我沒有傳揚出去的幾種臆測，却包藏着這回動人的事件的真實解釋；現在已事過境遷，我也許可以把就在這回奇怪的軼事發生之前聽到的一段心腹談話予以公布了。

當我在加爾各答的船務代理處，想在大洋洲定下一個位子回歐洲的時候，辦事人聳肩膊表示歉意；他不知道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房間，因為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換育之即在雨季之前，輪船通常在從澳洲啓行的時候位子便完全賣光的了；那個夥計要等新加坡拍來的一個電報，通知他還有空的位子沒有，他才能够給我答覆。

次日，他給我可以替我留一個位子的好消息；事實上，這祇是在輪船中部的甲板底下，一個不大舒適的房間罷了。因為我急於回國，我沒有多事遲疑便把那個房間定下來了。

那個辦事員沒有欺騙過我。輪船載滿了搭客，並且那個房間是驚腳的：這是一個緊貼着機器間，并祇給一個圓形牛眼窗的搖晃不定的光線照亮的狹隘的四方房間。

混濁和不流通的空氣使人嗅到一股油膩和發霉的東西的氣息：你沒有片刻能够逃脫電風扇的嗡嗡之聲，它像一隻發了狂的鋼製的蝙蝠是的，在你的頭上旋轉不已。底下，機器呻吟着，像一個挑煤炭的工人喘着氣在一道樓梯上上下下；頭上，你不斷聽到甲板上散步者的穿來穿去。因此，我纔把我的箱子搬到這一類用灰色木板隔開，有着惡心的臭味的墳墓裏面，我便馬上逃到甲板上圖去；從底層走出來，我呼吸着吹拂在波濤上面

的柔軟微溫的大地的風息，像呼吸着琥珀。

但是甲板上面也祇有拘束和喧噪：還是散步者的飄來忽去，泄泄沓沓，這些局處一隅，無所事事的人，在焦燥的時候，不停的走上，走下，和胡說八道。婦人的嬌聲滴滴的諧謔，在甲板狹窄的過道上穿梭似的往來着的行人在長椅之前走過，他們嘩喇嘩喇的說了一通結果祇有自家想着自家的事情，這一切給我一種不知怎樣的不快。

我剛纔遊歷過一個在我是新類的世界，我在腦裏保留了一大堆的印象，它們一個一個拚命互相擠迫着。在現在，我要思索一下我所看見過的，將它弄清楚，將它排次好，以便給那個映入了我的眼簾的亂闐闐的世界一個形式；但是在這裏，在這條被一羣人闐了進來的馬路上，却沒有頃刻的安息和甯靜。假如我執起一本書的話，書中的文字在這些嘴脣舌舌的人羣經過時投射出來的凌亂的影子裏面消失了。在這條輪船的過道——熙熙攘攘的沒有陰影的道路——我無法作片時的凝思。

三天的功夫，我嘗試尋得一點孤獨，我忍着性子觀看着人們和大海。但大海永遠是一式一樣的，蔚藍而空虛，除却在响晚的時候落日在水上突然燃起一片五光十色的烟火；說到人們，經過了三個二十四小時之後，我把他們都清楚認識了。每一張臉在我都成爲熟習到至於厭看；婦人們尖銳的笑聲不再引起我的注意，隔座兩個荷蘭軍官的喧嚷

的爭辯也使我漠然。我祇好到別的地方躲避去；但我的房間是火熱和充滿了蒸氣的；在客廳裏面，幾個英國少女不斷彈奏着蹩腳的鋼琴，伴着那些沒有節拍的華爾滋舞。最後，我斷然把時間的次序倒過來，從午後起，灌了幾杯啤酒使自己昏頭昏腦之後，我便走下房間去，好得在別人用晚餐和跳舞的時候睡覺。

當我醒來的時候，在作爲我的房間的那座小棺材裏面，一切都是漆黑和帶濕氣的。因爲我把電風扇關了，肥膩和潤濕的空氣把我的太陽穴弄得熱刺刺的。我的知覺彷彿遲鈍了：得有好幾分鐘的功夫我才認出這是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午夜一定已經過去了，因爲我也沒有聽到音樂，也沒有聽到腳步的不斷的穿來穿去的聲音。祇有那座機器，怪物的碎碎然的心臟，老是喘着氣把輪軸的軋殼推到看不見的地方，輪船觸動着水波向那裏駛去。

我摸索着走到甲板上面。這塊地方闕無一人。在我仰起我的視線朝着烟囪的冒着煙的塔子和朝着一些幽靈似的矗立着的桅子的當兒，一種燦爛的清光突然注滿了我的兩隻眼睛。蒼穹輝耀着。給蒼穹綴上白的閃光的星辰的四周，是一片漆黑，但是不拘怎樣，天空吐着輝光。彷彿一幅天幕被銀的幔子吊在那裏，對着一擊巨大的明燈，好像星辰祇是一些裂縫或是一些窟子。這種難以描繪的光輝的光線便藉這些裂縫或窟子瀉露出來。

我從沒看見過像這一夜的天空，天空有着一種多麼近乎鋼質的藍色，然而是一片閃亮，一片輝耀，一片喧鬧和四面洋溢着光明，一道從月亮和從星辰洒落下來像掩閉着的光明，它好像在一個神祕的爐灶裏面燃燒着似的。像一塊白色的漆，輪船所有的線條在海的黯色天穹絨上面，在月色底下玲瓏浮凸；繩纜，帆架，種種設備，一切輪廓，都在這一片飄浮着的光華裏面消失；桅端的燈火，和更在上頭的瞭望臺的牛角燈，彷彿高高掛在空虛裏面，像在天空燦爛的星辰中間的地上蒼白的星辰。

正在我的頭上，不可思議的南方星座凝着於無窮的天際，滿綴耀眼的金鋼石的釘子，并且彷彿這個星座在改變位置，其實祇有輪船予人這種運動的幻覺，輪船輕輕擺動着，胸部喘着氣，像一個巨大的游泳者，隨着黝黑的波浪之顛簸開拓它的道路。我站着，我向天翹望：彷彿我在入浴，熱水從頂上給你灑下來，不同的是，在這裏是皓潔和微濕的光明瀉在我的手上，它輕輕包裹着我的肩膊和頭部，它彷彿要滲進我的身體裏面，因為全部痲痺突然離開了我。解脫了，我從容呼吸着，帶着一種新的逸樂，我在嘴唇上細味着柔和的，漣漣的，和微微地醉人的空氣，像細味着一種純淨的飲品，這口空氣帶來果實的氣息和遠方島嶼的芳香。現在——這是我登船以來第一次，——夢想之神聖的欲望抓住了我，一如道另一個更為肉感的欲望，使我企盼着，像一個婦人似的，委身於四

方八面緊抱着我的這種柔和。我想挺直身子躺下來，視線移到那些白色的楔形字去，但是安息的大椅，甲板上的長椅，都給搬走了，而在那間無一人的散步的甲板上面，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放懷於一種甯靜的夢想。

這樣摸索着我一步一步走近船首，那種彷彿自物體落下來要沁入我的身內的愈來愈厚厲的光明使我的眼睛瞎了。這種星辰的光明，有着一種冰寒的皓潔和一種耀眼的光彩的，快要使我感覺到不舒服了；但是我要逃到一個陰暗的地方去，躺到一張席子上面，不再在我的身上感覺這種由物體反映出來的光輝，可是僅祇在我的頭上感覺到它——恰像從一個漆黑的房間的內部看一片景物。最後蹶着繩纜和貼着鉄的支柱走過，走到了船傍，眺望船首在黑暗中前進，及流動的月色，泡沫四濺，從船尖的兩傍迸射出來。還把海上的犁頭不斷翹起和重新陷進這塊拿鋤黑的浪濤做成的耕地去；在這種閃亮的起伏之間，我感到被征服的因素的全部痛苦，我感到地上的力量的全部喜悅。在這種靜觀當中，我把時間的概念忘却了：我這樣靠着船傍的欄杆已經有一個鐘頭麼，還是僅祇有數分鐘呢？隨着頭簷之所至，那條一個巨大的搖籃似的輪船搖擺着我和把我領到時間之外。我祇感到一件事情：就是倦怠來到我的身上，一種有類逸樂的倦怠。我要睡覺，作夢，同時又不欲離開這種魔幻，不欲走回我的棺材裏面去。不由自己，我的腳在地下探索着